

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的分裂”

——解读阿瑟·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

李丽红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与政策在一些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本文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否会导致国家分裂是因对待少数群体的态度而定的,如果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很好地处理与少数群体的关系,正视他们的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分裂与不稳定。

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美国信条;“巴尔干化”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07)06-0098-04

阿瑟·施莱辛格生于1917年,曾担任哈佛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肯尼迪时代曾入幕白宫担任总统特别顾问。他曾两次获得普利兹奖,是一位在学界和政界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施莱辛格认为美国社会种族复杂,人种多样,种族冲突一直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危机,六十年代以后民权运动的高涨并未使这一危机得到缓解,随着美国经济的每况愈下,种族冲突的危机也越来越迫在眉睫,因此,维护美国的统一,加强美国的凝聚力是当前美国社会的重大课题。而当下在美国十分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却对美国的统一与凝聚力起了反作用,它不但消解了美国的凝聚力,还加深了各种族之间的差异与分歧,长此以往会导致美国的分裂。施莱辛格正是通过对这一危机深刻的历史性分析批判了多元文化主义,对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做出了强烈的回应,试图从理论上解决美国的种族问题,为美国的未来寻求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沙拉拼盘”挑战“文化熔炉”?

众所周知,从美国建国之初起,它就被看作是一个把不同的种族源流交织在一起的新的国家的典范。美国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多种族、多文化并存,即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施莱辛格看来,如何看待这种多样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他把美国看作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为中心

文化大熔炉,这个熔炉具有惊人的化解力。它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种的、具有不同文化的移民一并吸纳进来,重铸各色人种,使之成为美国人,共享美国信条的价值并保持美国统一与稳定,他很欣赏美国这个大熔炉所具有的惊人化解力,它以美国信条为模板重铸了各种人种。“无论那些新来者忍受了多么大的社会偏见,他们并没有被排斥于公民的参与权之外,同时公民的参与也把美国信仰的基本原则灌输给了他们。他们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成分,然而却保护了成为美国人的传统信念。”很显然,是这个大熔炉把来自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凝聚在一起,把美国打造成一个独特的国度。文化多样性就是美国生来就有的特征,是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美国有着所有来自不同地域、信仰和肤色的民族,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但是,它也需要一定的国家认同来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在施莱辛格看来,是美国信条:即所有的人类都有最基本的尊严和平等地位,对自由、公正与机会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使所有的美国人凝聚在一起。这个信条就像纽带一样牵系着所有的美国人,包括非白种的少数族裔,又像马靴刺一样永远驱策着美国人去实践这些准则。熔炉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把具有不同人种、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民族的人都吸纳到它的怀抱,使之向着人类共同的理想努力,让所有在它怀抱中的人都能享受到尊严、自由与平等,让所有的人都去追求和实现这个信条。

收稿日期:2007-10-09

作者简介:李丽红,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

在施莱辛格看来, 这个促使美国稳定与统一的熔炉正面临着来自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指责美国熔炉过于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共通性, 而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在多元文化社会中, 文化不仅是呈多样性的存在, 而且还是差异性的存在。不同文化群体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系统向世界展示出其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人类文化一直呈现出以民族主体形式为代表的多元化面貌, 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甚至行业的人们各自是自己一定特殊文化的主体, 彼此之间不能够完全归结和替代。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 美国不是一个文化大熔炉, 而是一个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沙拉拼盘。美国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同文化传统, 不仅有着各自的内在丰富多样性, 而且相互间各有千秋, 难以归一。正是因为这些差异多样和多元互竞, 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真正源泉和动力, 创造出了人类的伟大文化和伟大人类。

施莱辛格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强调次级归属身份的族属认同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熔炉的化解力, 进而影响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过分彰显文化的差异性和个性, 主张保持文化的独特性格与特点, 这将大大影响美国的国家认同与凝聚力。“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团体, 你们是不能完全地成为美国人的。美国不是由团体组成的。在美国, 如果有人还认为他自己属于哪一个特别的民族团体, 他就还没有成为一个美国人。”施莱辛格也承认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保持文化差异的必要性, 但是, 他坚持认为, 共同的国家认同是实现差异的文化身份基础, 如果要在鼓励群体差异的同时也认同意在实现社会正义的民主政治的话, 那么, 我们不但不应该弱化国家认同, 相反我们应该致力于去加强它。如果公民缺乏一种超越了其群体认同独特性的共同的认同感, 那么, 保存文化差异, 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将是非常遥远的。在他看来, 美国的本质就在于它把有着明显差别的多种种族、多种宗教和多种民族的人民构筑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能力。它能够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民主的原则既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基础, 又提供了公民参与的实践经验。美国信条构想的是一个由自己选择并对自己负责的个人组成的国家, 而不是一个以不可侵犯的民族社团为基础的国家, 是多种传统的互相作用造就了美国。“我们的民主原则所设想的是一个建筑在容许差异,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开放的社会。”美国生活的稳定发展已经从排斥转化为包容。”是美国信条促成了从排斥到包容的转化。民主国家需要有一个公分母, 一种超越种族的忠诚, 这种忠诚将各个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集团结合为一个整体, 一个得到

所有居民或绝大多数居民认同和热爱的集体。换句话说, 就是一种超越了族属认同的认同。因此, 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一种高层次的联系纽带是非常必要的, 它超越特殊的族属认同和宗教信仰。在美国, 美国信条就明确地表现出这种基本联系纽带, 这种联系纽带比任何社会等级都高, 比任何种族联系都广, 它连接了所有的社会成员, 而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因此, 美国信条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它是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的原因, 也是美国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然而, 如今美国熔炉却正面临着来自多元文化主义的严峻挑战。

二、“创建的”历史对抗“诚实的”历史?

施莱辛格认识到美国熔炉正面临着来自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 而这种挑战是以历史为武器, 是从败坏美国的历史开始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为了彰显种族身份以及种族文化的重要性, 往往会有意创建一些对他们有利的历史。他们指责白人的教育在贬低有色人种, 认为美国高等院校中白人主导模式主要是源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帝国主义的灌输以及一系列对黑人价值和成就的贬低。在历史方面,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 讲授西方文明的课程具有文化帝国主义倾向, 是故意贬低非西方的传统, 是要把所有种族的人民都打上西方的印迹。因此, 他们要求在历史教科书中加入大量宣扬非盎格鲁化的文化内容, 甚至有些在施莱辛格看来是非洲中心主义的内容。施莱辛格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所倡导的诸如“黑人英语”“冰人与太阳人”之说, 以及“非洲是西方之母”等观点是对历史的歪曲, 是在“编造神话”, 是“坏”的历史, 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

然而, 更为严重的是, 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推动下, 这种“创建”的历史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 从理论上它使美国历史的框架、领域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 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 少数民族和族裔集团的历史、过去受到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历史, 成为史学的重要内容, 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 其次, 少数民族和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突出的强调, 例如在早期史的研究中, 欧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一起都被看成美国历史的渊源; 再次, 种族和文化成为一个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 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劳工史中, 许多学者都将种族和文化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最后, 通过多元文化的视界, 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种学的理论和概念被大量引入历

史研究,成为史学的分析手段。如此一来,真实的美国历史将逐渐被国人所淡忘,“创建的”历史与“歪曲”的历史将充满美国。

另一方面,从实践上,多元文化主义者所“创建的”历史宣扬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狂热。这种民族主义狂热使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成为“多异族团体的保护国”。“提倡多元文化的主张抛弃了历史的目标,以分化取代同化,以分离代替同一。它贬低了‘化一’而表彰了‘多元’。建立共识的美国同一性的历史目标今天已经在许多领域中——如政治、自发的社会团体、教会、语言等领域——处于危机的状态。”历史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及批评性的分析,而不是丰功伟绩的颂扬与展示。过分强调种族文化差异性会破坏国家认同的完整性与一体性,会导致凝聚力的丧失。而“凝聚力的意义就在于使们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互不相容、怒目相向的群体组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莱辛格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侵蚀着美国文化的基础,美国文化正在变成“巴比伦塔”。在美国大学教育中,西方文化传统正在被肢解和割断,而以提高少数群体的自尊为目的的心理冲动导致伪造历史。为此,他呼吁美国学界澄清“真实的历史”,维护美国的共同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

三、“巴尔干化”取代美国的统一?

在施莱辛格看来,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将逐步弱化自由主义民主的重要支柱,使美国丧失凝聚力,更为可能的是,目前依然持续的这场多元文化主义运动不会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他们将会致力于诉求更高、更远的政治前景,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以“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取代国家的统一。

施莱辛格坚决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因为这种做法会夸大种族差异,激化种族间的敌对情绪,使少数群体陷入“自我怜悯和自我孤立”的境地,导致种族分离历史的重演,结果只能是美国的分裂。他反对将美国史解释为分离的种族史的集合体,坚持认为英国和欧洲文明是美国发展的基础,美国的历史虽然曲折,但美国人对一些政治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优裕的生活条件等的追求是共同的,不同种族和族裔之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民族主义的狂热已经扭转了美国历史的方向,正在产生着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或者至少是少数民族代言人的国家。对于加入多数民族并与他们共同努力的要求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宣布与这个压迫的、白人的、家长制的、种族主义的、性别主义的、阶级主义的社会完全的离异。”在施莱辛格看来,这种分

离主义的理论是在培养偏见,鼓吹差别,激起对抗。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结果很可能是不断增长的民族冲突和种族对抗“那些自我定义的多元文化论者,大多是民族中心论的分离主义者,他们只是把西方的罪恶看作是西方的传统。依照他们的观点,西方传统是天生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主义的霸权,是不可救药的统治和压迫。西方文化的传统并不是因为它内在的价值而纯粹是西方势力的扩充。”

以施莱辛格的眼光来看,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已变得越来越狭窄,逐步与各种分离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观念以一种不加批判的方式弘扬差异,否认可能存在的共同兴趣和理解,甚至否认对话和辩论,而且还把人们带到自己的文化群体以外。他担心多元文化主义将导致美国社会零碎化和“巴尔干化”,他指出,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正鼓励“把全国分裂成一小片一小片争论不休的飞地、同族聚居区、部落……鼓励并赞扬文化及语言的种族隔离。”民族与种族冲突的压力给公立学校带来的冲击要更为棘手。使这个国家凝聚力的纽带已经十分脆弱。公共教育应该着眼于加强这个纽带而不是削弱它。如果允许这种分离主义倾向的任意发展,结果只能是美国生活的破碎、隔离与部落化。”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反对同化,但却走向了与同化相背离的方向,“只会造成少数族裔群体种族隔离。”分离是令人沮丧的,“聚居一处本是少数族裔面对新的、可怕的挑战时可以理解的正常反应。但是分离主义如果施行只会使种族差异具体化,种族紧张尖锐化。”这种“不可否认的同族聚居区化不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极端情况,而是其理想:一种整体搬迁来的生活方式,一个保留地和保护区上的富有异国情调的边缘村落。”“巴尔干化”这个术语表示在多元文化群体地区里由各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形成了“文化壁垒”并生长出顽强的政治分离主义,从而力图使这个地区的社会领域和领土被分裂为分散的“流派、群体和小的权力中心”。施莱辛格之所以质疑多元文化主义,根本的担忧就在于,多元文化主义很容易使“族群属性政治化”,并且,任何在公共生活凸现族群属性的措施都会引起分裂,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在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产生持续升温的竞争、不信任和敌对。那些凸显族群身份的政策“就像金属上的腐蚀剂,会腐蚀掉把我们联为一个民族的那些纽带。”^[12]

施莱辛格之所以对少数群体差异的公民身份提出质疑,是因为在他看来维护美国的国家认同与价值信条至关重要,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威胁已经深深地弥漫于美国社会,它不仅弱化了美国的国家认同,还有可能导致美国的分裂,多元文化主义是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分裂相联系。多元文化主义会削弱国

家的整体性, 少数群体会以自己的独特性为借口向国家讨价还价, 以获取地方利益, 最终会导致少数群体从主流社会中分离出去, 自成一体, 自立门户, 这对于美国的存在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也会使美国失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合法性。这样一来, 多元文化主义最终会演变为民族分裂, 就会影响国家的政治一体, 威胁政治稳定。

四、结 论

笔者认为, 施莱辛格夸大了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国家政治一体的负面影响。这种观点是把少数群体的权利诉求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民族分裂要求, 是把权利诉求上升为政治诉求的结果。在这种看法背后的理论假设, 就是如果一个文化群体要求主流社会重视并承认其文化差异, 则会导致这个文化群体过分注重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利益, 最终会从主流社会分离出去。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极其重视这一问题, 虽然他没有表明多元文化主义会导致国家分裂, 但是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弱化了美国的国家特性, 对于美国的国家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负面影响。^⑬其实, 这种假设是毫无道理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新保守派指责文化多元主义者分裂国家, 强调那些使人们分裂的东西, 而不是使人们整合的东西。他们不承认正是权利本身不公正的分配导致了暴力和分裂。文化多元主义提出一种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的见解这一点被忽略了, 全面的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一种深刻的变革, 重新界定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权利关系。”^⑭其实,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正是作为一种解决民族、种族以及文化冲突, 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而提出并实施的。正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各个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政治一体。一般说来,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联合与分离之间的张力, 在这种张力的较量中究竟谁会占上风, 往往取决于该国和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所持的立场和所采取的政策导向作用。最近三十年来, 美国政府正确面对国内文化多元的现实, 高度重视各少数民族、少数种族以及少数文化群体的重要性, 采取了包括“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在内的各种措施正确处理主体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少数种族以及少数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国家解决各民族、种族以及文化群体之间关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差异, 至多可以看

成是少数群体对于国家认同的范围、内容、形式的批评, 并不会威胁到国家民族认同的核心地位, 更不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他们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如联邦和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分配、反歧视行动的合法性、入籍的法例、公众假日的名称、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的范围等问题上, 如何运用这些原则, 他们具有不同的看法, 但他们一致赞同自由民主原则, 维护公共政治领域中的民族认同的地位。他们要求增加承认文化身份的力度与方式, 以及赋予一定的文化群体以差异的公民身份, 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利与更好的生存空间, 是希望能够更好地为主流社会所整合, 所以并不会导致分裂或威胁政治稳定。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是因为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的结果, 这些少数群体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 是多元的社会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文化属性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才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出发向主流社会提出权利诉求。多元文化主义是否会导致国家分裂是因对待少数群体的态度而定的, 如果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很好的处理与少数群体的关系, 正视他们的文化差异, 并不必然导致分裂与不稳定。

注释:

①阿瑟·施勒辛格著, 马晓宏译:《美国的分裂》, 正中书局, 第11、17、148、15、124、117、131-132、17、143、106页。

在Webster's New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中, Balkanization (巴尔干化)即指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 巴尔干分裂为一个在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小的实体(第二版, 1968, P142)。著名的法国大百科全书Grand Larousse encyclopedique中认为, 这个开始使用于一战的词描述的是, “在先前同一的行政体系下, 从地理单元出发, 为建立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在德文百科全书Brockhaus Enayklopadie中, Balkanisierung意指更广泛也更切中要害, 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流行语, ……就用于那些小国, 它们往往通过在列强争斗中被利用而获取新生”。根据最近在巴尔干发生的情况, “巴尔干化”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范围已扩展到种族、宗教和民族上的混杂, 种族之间的相互敌视, 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战争。如今, “巴尔干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名词被广泛用作“(使)割据、分崩离析”的意思。

②Ward, C. The Limits of "Liberal Republicanism": Why Group - Based Remedies and Republican Citizenship Don't Mix, in Columbia Law Review, 1991, 91/3, p. 598

③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④Stam, R and Shohat, E.: Contested Histories in Goldberg, D.T. in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1994, p.320

责任编辑: 陈文兴